

徐松手札辑笺

朱玉麒 魏春艳

徐松(1781-1848),字星伯,顺天大兴(今属北京)人。嘉庆十年(1805)进士。曾官湖南学政,后遣戍伊犁,赐还后,任内阁中书、榆林知府等职。他是嘉道年间杰出的学者,在中国古代学术研究的许多领域,其等身的著作如《登科记考》、《唐两京城坊考》、《西域水道记》、《新疆识略》,和辑佚的《河南志》、《宋会要辑稿》,担任提调兼总纂官的《全唐文》等典籍,在中国古代科举史、都城制度史、西北历史地理学,以及唐宋史料的整理研究方面,都成为无法回避的里程碑。同时的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中把他比作与朱筠和翁方纲一样有影响的人物^①。

因为未能有合适的传人,徐松的手稿、藏书在他身后尽皆散落。尤其是别集类的诗文,损失最大。晚清、民国时期的文献家缪荃孙一直致力于徐松零散作品的收集,其最终辑刻成的《星伯先生小集》^②,也只收集到了31篇,其中信函4札。笔者在研究和整理徐松著作的过程中,对其散佚之作也续有所得。这些作品,对于研究徐松本人的生平与交游,以及清代学术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兹将所收集到的徐松信函16札,整理笺释如下。其排列顺序,略按考释所得的写作时间先后;同一受书人,则依其最早的信札排序,各札随后。

一、与伯昂书(图见封二)

今日文思何其苦也。弟并未作文,虽文思奈我何哉?明日顾凤书二先生欲往候兄,乞弗他出。尊处《五礼通考》、《杜诗》批本望付来一阅。谨此上,不宣。

伯昂大兄足下,松谨奉状。廿日灯下。

范川至今不来,咄咄怪事。

①龚自珍《己亥杂诗》有两首绝句书论及徐松,其一云:“夹袋搜罗海内空,人材毕竟恃宗工。笥河寂寂覃谿死,此席今时定属公。”王佩诤校:《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第530页。

②《星伯先生小集》收录在缪荃孙民国九年(1920)辑刻的《烟画东堂小品》第七册“徵卷”中。

按,此函见于上海图书馆藏《清代名人手札诗翰临帖集册》(编号 2356-1-4),均系姚元之旧藏同人书札,多有姚氏本人签注及沈曾迈书各家小传。许全胜先生赐示。此函下姚伯昂签注云:“右徐星伯同年札一件。余与星伯居隔一城,其手状往来,一月殆不止三十件。惟潦草不可存,为可恨。兹特其郑重者。”姚元之(1776-1852),字伯昂,号鴈青、竹叶亭主等,安徽桐城人。为徐松塾师左眉外甥,嘉庆三年(1798)进京,与徐松同砚;嘉庆十年,成同年进士。历官户部侍郎、左都御史。兼擅书画,亦能诗。有《小红鹅馆集》、《竹叶亭杂记》等。

札中“顾凤书”,即顾廷纶(1767-1834),字凤书、郑芴,浙江会稽(今绍兴)人。嘉庆三年优贡生,官武康训导,后入阮元、铁保幕府。著有《玉笥山房要集》、《北征日记》等。其《北征日记》所记为嘉庆八年间随阮元进京晋见始末。其中记八月廿日在京访徐松,廿一日访姚元之事^①,则徐松此札作于嘉庆八年八月廿日无疑。“范川”,指陈鸿墀(?-1837),字万宁,号范川,别号抱箫山道人,浙江嘉善人。嘉庆十年徐松同年进士。授编修,曾任《全唐文》总纂官,在史馆七年,以忤贵抗骄罢。后起授内阁中书。著有《抱箫山道人遗稿》、《全唐文纪事》。

二、与钱泳书

别来忽忽两载,未奉一纸之书,深以为歉。故左君来,具询动履,知大安吉也。二月杪,伯印处递到华言,知蒙垂眷,感不可言。《心经》一卷,已谨付装池。此孝思诚笃,流溢楮墨,又不仅隶法精进而已。《诒晋斋帖目》大是巨观,然有录无书,令人远想,转使怀抱中增一恨事。我辈之痴,顾不可笑耶?伯印息耗,想得闻之。弟亦初适,足慰绮注。临风执笔,知何所云。惟顺时珍摄,不宣。愚弟徐松顿首上
梅溪大人足下。

按,此札手迹载《昭代名人尺牍续集》卷七^②。受书人“梅溪大人”,即钱泳(1759-1844),初名鹤,字立群,号台仙、梅溪居士,江苏金匱(今无锡)人。尝为毕沅幕。工书善画,尤精雕镂。著有《履园丛话》、《说文识小录》、《梅溪诗钞》、《履园金石目》、《兰林集》等。其在北京,结识书家成亲王永理,因为摹刻《诒晋斋法帖》十六卷,此处《诒晋斋帖目》即指此帖事。据钱泳《履园丛话》卷九“家刻”条:“嘉庆四年己未,游京师,钩刻成亲王法书为《诒晋斋帖》四卷;十年乙丑,复至京师,又增益二集、三集、四集,共十六卷。”^③则此札论及《诒晋斋帖目》事,当在嘉庆十年以后不久。

①顾廷纶:《北征日记》,李德龙、俞冰主编:《历代日记丛钞》,第34册,学苑出版社,2006年,第274-275页。

②陶湘编:《昭代名人尺牍续集》,宣统辛亥(1911)年刻本。

③钱泳著,张伟点校:《履园丛话》,中华书局,1979年,第258页。

札中所及“伯印”，即姚元之，参上《与伯昂书》注。“左君”，待考。

三、与法式善书

谨启者：前日莲龛在馆，与戴协揆面商，以为在衙门看书，实有不便。现在武英殿所行四库书目已行到馆，合无敬恳老前辈大人逐一点出，按单咨取，似亦可行。谨此奉闻。顺请

老前辈大人即安。晚生徐松顿首。

按，此札收录于《法梧门友朋书札》（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编号14823）。法式善（1753—1813），字开文，号时帆、诗龛、梧门等，蒙古正黄旗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进士。曾任四库馆提调、《全唐文》馆总纂官，官至侍讲学士。著有《存素堂诗文集》、《梧门诗话》、《清秘述闻》等。此札即徐松与之讨论编辑《全唐文》时利用内阁图书事宜。又按，徐松于嘉庆十四年派入《全唐文》馆担任提调及总纂官，所论据四库书目点出与《全唐文》相关的图书、由相关人员咨取分别阅读事，系编辑《全唐文》先期的工作，应在其初入《全唐文》馆时。故此札当作于嘉庆十四年。

札中“莲龛”，即继昌（？—1829），姓拜都氏，字述之，一字述亭，号莲龛，满洲正白旗人。嘉庆五年举人。道光中，官江苏、浙江、江西布政使。著有《尘定轩诗词钞》、《尘定轩谭粹》等。时兼任《全唐文》馆提调官。“戴协揆”，即戴衢亨（1755—1811），字莲士，江西大庾（今大余）人，乾隆四十三年状元及第。嘉庆十年任户部尚书，典会试，为徐松座师。十二年，为协办大学士（札中谓协揆，即协办大学士之别称），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时兼任《全唐文》馆正总裁官。

四、与色卜星额书

契阔方深，忽闻内召，同人额庆，欢喜难言。正在计日恭迎，而明大人又有留京之命。想展转交卸，正需时日，未知启程定于何日？觐面愈近，相思益切，彼此当有同情耳。弟去岁山东之游，原属孟浪。幸及早归来，犹未为大误。而室人久病不起，归来之后料理方药，匆遽百端，终于无补，竟于五月十日抱鼓盆之戚。天之扼我，至斯已极。想三兄大人闻之，定当为唤奈何耳。外致雨畴兄书一函，即希转致。顺贺

大喜，并请

行祺。不宣。年愚弟期徐松顿首。

按，此函见于上海图书馆藏清人手札（编号4995—50、51），许全胜先生赐示。函上有杨静庵签书徐松小传。受书人“三兄大人”，据《大兴徐氏同人书札》所载相关信札（参下），当即色卜星额（？—1839），号懋斋，林古特氏，蒙古镶红旗人。嘉庆十年进士，官至安徽巡抚。其记“山东之游”，是徐松赴山东主涿源书院事。“抱鼓盆之戚”则指夫人亡故事，据陆继辂《内阁中书徐君妻陈安

人墓志铭》记载,事在道光五年(1825)^①,故此札当作于其年五月之后。其言“期”者,即为夫人守丧。

是年,色卜星额在贵阳知府任上,以惊扰市肆夺职,后经开复,补贵州铜仁府知府,十二月,升安徽宁池太道,故札中有“内召”之言。所及“雨辔兄”,即叶以馆(生卒年不详),字雨辔,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嘉庆十年徐松同年进士。

五、再与色卜星额书

前者奉到赐墨,当即恭复,计登签阁。嘉平二十日,又展云笺,并收到婺源馆谷百金。相爱之深,代筹备至。惟弟无功受禄,愈切惭皇耳。日前伯昂大兄示以三兄大人手翰,欲以三十年同谱称谓,无取客气。此三兄大人力敦古处,真率高风,实深钦佩。第弟与春农皆辛丑生,少于我兄一岁。嗣后寄我两人书,即当以弟见呼。想三兄大人不肯自违约也。至愚至愚。肃此拜谢,顺请台安,敏贺年禧,不宣。年愚弟徐松顿首。

按,此函见于《大兴徐氏同人书札》,为附录“徐星伯侍御松与懋斋方伯书”四札之一^②。徐松与受书人色卜星额为嘉庆十年进士同年,札中云“欲以三十年同谱称谓,无取客气”,而此札又作于“嘉平二十日”(农历腊月廿日)收到色卜星额书札之后,故当系道光十六年年初事。又据《清国史嘉业堂钞本·色卜星额列传》记载:道光十五年,由甘肃布政使擢安徽巡抚^③。札中所云“婺源”正在安徽辖境,故色卜星额乃可以婺源坐馆费之名义接济同年。

札中所称“伯昂”,即姚元之,参上《与伯昂书》注;“春农”,即彭邦畴(1781-1845),字春农,江西南昌人。嘉庆十年徐松同年进士,曾为徐松《西域水道记》题词、《新疆赋》作跋。

六、三与色卜星额书

昨者春农遣其仆赴皖,曾附一书,想邀清鉴。迩日春农因其十一令弟之事,心绪甚恶。伊言前得家信时,即曾奉书。旋接到三兄大人寄伊之札,甚为感激。惟日内诸事全集,竟不及致书肃谢。伊十一令弟曾为易州令,兄亦春农之弟,行七。作伐续弦,眷口已择吉起程北上。春农恐其盘费无所出,特属佟敬堂代垫三百金。兹复恐敬堂方伯或不能应付,致有迟延,意欲乞三兄大人暂挪三百金付其家人,了此聘事。春农素重然诺,其纪纲回京后,即当剋期奉赵,决不有误。此春农宽为筹备,故有此举。若佟敬堂已能如约,则可无庸议矣!谨此代白,顺请台安。匆匆不及其它。懋斋三兄大人

①陆继辂:《崇百药斋三集》卷一二,道光十六年安徽县署刻本,7b。

②《大兴徐氏同人书札》,或作《大兴徐侍御同人书札》,吴德襄旧藏,民国十六年(1927)刊本。

③《清国史嘉业堂钞本》,中华书局,1993年影印本,第9册,第250-252页。

阁下。年愚弟徐松顿首。

按,此函出处同上,见于《大兴徐氏同人书札》,系附录“徐星伯侍御松与懋斋方伯书”四札之三。札中“敬堂”,即佟景文(1776-1836),字敬堂、艾生,佟佳氏,汉军镶黄旗人。嘉庆六年进士。道光十一年迁安徽布政使,道光十六年卒于任。是札当作于色卜星额已到安徽任上、佟景文尚未去世之道光十六年春初。

七、四与色卜星额书

迩来因春农汇银之事,屡读清神。想节次均蒙照管,比维三兄大人道履清和,入夏以来百凡安吉为颂。京师雨泽仍希,麦苗似已无望。未识皖省得有甘澍否?春闱揭晓,大世兄与儿子同落孙山。此次中额之少,为嘉庆以来所未有。恐此后难于复旧,科名益加珍重矣。

甘肃吴丞领项,虽志守从中侵蚀,然经三兄大人谆囑道府,交余龙田经手,则一时纵未能清理,而此项终属有著。不意顷接甘信,余龙田已于三月作古,吴丞之家属在京闻之,痛心疾首,控诉无门。仍望三兄大人即写信与原经手之道府,令其设法领出,仍由摺差寄京,或呈交府中转付弟处,即径交舍间,弟即可妥付吴姓家属。弟并闻吴姓原差去之家人黄姓,甚为不妥,有拐骗逃逸之意,断不可从中过手。惟初次发交志守银数全单在伊手中,可属陈太守调取阅看。既得凭据,即飭伊先行回京,恐其与志守家人卢姓通同为难。世间好事难成如此,而我辈不能漠然者,恐为善不终,不惟见笑君子,且反便于小人也。是否应如此办理,敬祈裁酌。即请台安,不宣。懋斋三兄大人阁下。年愚弟徐松顿首。

按,此函出处同上,见于《大兴徐氏同人书札》,系附录“徐星伯侍御松与懋斋方伯书”四札之四。时间当在道光十六年夏初。甘肃吴丞事,又见下《五与色卜星额书》。

八、五与色卜星额书

月前奉展瑶章,正拟肃复。初四日。适又奉到赐书,就稔三兄大人履祉绥和,顺时纳祐,曷胜颂私。徐友章及吴丞之事,诸费清神,感难言喻。陈秋竹现权道篆,闻前项系观督领出,秋竹接篆办理较易。至徐友章前此所立议单,伊处只存初议一张,弟前函误为二张,特此更正。奉闻徐太常既经解省,又致自戕,可恨之至。

柘镇各犯,未识定案否?舍侄元勋前曾协获钦犯刘崇仁等九名,顷闻拿获邻境首盗赖大汉,又协获盗犯四名。恭逢澄叙之时,或可仰邀奖励也。

蓝一枝调署,借此脱离苦海,仁人用心,同人均深感佩。鹤舫已正揆席,玉庭恩眷甚优,较为生色。惟特芳山终未得部务,不免寂寞耳。达铁侯聘仪收到,具承厚谊。其家已迁居,俟访明转交,不致有误。率此布复,顺请

台安,不尽所言。

懋斋三兄大人阁下。年愚弟徐松顿首。

按,此函出处同上,见于《大兴徐氏同人书札》,系附录“徐星伯侍御松与懋斋方伯书”四札之二。札中所及“蓝一枝”,即蓝桂(生卒年不详),字一枝,福建上杭人。“鹤舫”,即穆彰阿(1782-1858),字鹤舫,郭佳氏,满洲镶蓝旗人。累官至兵部、吏部尚书,晋文华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望重一时。“特芳山”,即特登额(?-1854),原名敏登额,字芳山,瓜尔佳氏,满洲镶红旗人。累官至兵部尚书。“达铁侯”,即达春布,字铁侯,满洲镶黄旗人。以上四人,均为徐松与色卜星额之嘉庆十年进士同年。徐俟考。

据《清代职官年表》记载:穆彰阿于道光十六年七月廿六日,由协办大学士拜武英殿大学士,管理工部^①,此即信函所称“已正揆席”;而据《清国史嘉业堂钞本》特登额传载:特登额以道光十六年三月署正蓝旗汉军副都统,九月署泰宁镇总兵兼总管内务府大臣^②;此亦信函中所谓“惟特芳山终未得部务”。故此札当作于道光十六年九月后,当系《大兴徐氏同人书札》附录四札中最晚者。

九、与六兄书

年来日夕念我兄,而久不得手书,又无妥便,可时时寄信者。正在相忆,无可如何,忽于六月三十日展到赐函,敬稔六兄大人起居纳福,又新见佳妇、佳儿承欢膝下,虽于六兄大人奋飞之愿不无稍郁,而家室团圞,乃人生真乐。试看羁身宦海中者,随波逐流,看他人颜色,反之己身,全无裨益,不过亲戚欢娱童仆饱,为他人饰观。孰得孰失,不待智者而决也。西捐二卯,原非户部之意,故废员递呈,吏部亦意在从刻。吏部文太宰出差,禧大农兼署。大农初承宠眷,意在收纳人心。此次到吏部,立意从宽,以为凡以不甘废弃具呈者,悉予准捐。无如卢中堂执意不肯,彼此齟齬,因将所递呈五百餘张,概不查办,言明候文太宰回任,再行核议。文太宰大约日内可以回京。六兄之事,一则弟百日未滿,不能出门,难以关说;再则文太宰尚未回任,虽具呈,亦属无益;三则书吏开口甚大,非可轻于尝试。故以六兄大人出处至要之事,至今悬宕。来示以捐复知县,力不从心,诚为至论,降捐县丞一层,倘部中事定,稍有眉目,弟当悉心访问以报台命。

至弟运蹇时乖,早已司空见惯。不料天降之罚,延及嫡母。既孤负六兄大人平时期望之心,又令六兄大人添许多愁烦,费无穷思虑,且复数千里外专足前来,殷殷慰唁。而赠贖之厚,逾于常格。以六兄大人处境如斯,弟何忍靦颜直受?然骨肉之爱,弟又何所置词。惟有告奠几筵,叩头祇谢而已。当老太太患脾泄之时,原以为小病。及猝然事出,棺槨衣衾,一无预备。

①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80年,第94-95页。

②《清国史嘉业堂钞本》第9册,第668页。

幸奎大、二世兄英中堂少君。一闻讣唁，当即来至家中，携带帷幙供张之具，代为铺陈；又以二百金为零星之用。于是各处友人，一时齐集。自设位至开吊，一月之间，每日皆有友人吊唁。奎世兄间日一来，湘浦先生亦亲来三次。以外观论之，尚不寂寞。统计丧仪用度七百餘金，而开吊分金，竟有九百金。还帐开发之外，仍可添补日用。弟何德何能，半生食用，仰给于人；兹遭大故，又蒙众友如此协助。此固老太太一生厚德所致，而弟叨赖光宠，亦毕生难报矣。

范川考差名次颇高，不料至今未放，然亦必不致脱空。长庚堂事，结讼已将一年，未见分文，恐是终成画饼。范宅欠项，范川总未道及，闻有分年归款之说，当不致全虚也。至前此两蒙寄项，以六兄大人正在窘迫之时，惓惓故人，至于此极。弟感激之不暇，何敢有自外之念。六兄言及开罪，弟尤无地自容。弟非有他意，只以我弟兄情好如此，苟弟有急难，随时皆可仰赖吾兄，正不必于此汲汲。而六兄京中正有用度，留出此件，省得间关远寄。令侄赴选文书，遵谕妥办，大兴县及吏部共笔墨费四十六两。大兴县三十二两，吏部十四两。吾兄前此寄来渡平纹银四十量，合京平四十三两零七分，而捐项中尚有餘银七两，合计有赢无绌。捐项系余覲午经手，伊终日碌碌，未暇算帐。俟找清时，再附缴耳。

弟于七月七日百日满，方能出门。此后长此家居，不特养赡无资，且口舌是非，必无自全之势。诸同人劝弟出京，至扬州一带聊作张罗，又恐今非昔比，有名无实。复生母多病，小孙幼弱，放心不下。即如目前，小孙痘后久泄，四支厥冷。举家惶恐，弟亦数夜不眠，为之求医购药。今日始发出温疹，稍为放心。若非弟在家，又必致阴错阳差。看此光景，又如何轻于远行。日夕思之，进退维谷。六兄能为我画策否？

长公相到京，荣宠极矣。然仅令管理藩院，亦非实心委任。公相于途中，专人前来命于良乡迎候，不必拘于忧服。相见之欢，仍如平日。覲午不过穷忙，无得真力处。幸今冬即可望选，从此扬眉吐气耳。连日伊在舍间，弟即以尊函示之，伊亦属笔候安。令侄于六月三十日掣签，掣得三百九十名，似此仍须捐。分发部监照二张，特固封寄上，即希检入。承赐地黄，极为肥美，谢谢。汴绫腰巾，刻下居丧，已无可利用，应无庸议。前寄印章，乃是元人花押，不可得识。倒正用之，正以不识为妙。

来役应买之物，未将单交看，弟亦心乱如麻，故未索观。舍间人已稠密，无可位置，为伊看店，已开发店钱矣。令其歇息。远道来此，酬以京钱二千文，甚菲也。专此肃函叩谢，顺请六兄、嫂大人双安，附问两侄暨少奶奶近祉。

家严、生慈命笔问好。六弟儿子稟笔请

安。

愚弟制徐松稽首。七月初一日。

三令侄均此奉候。

按,此札手迹首见于2001年春季嘉德拍卖会,启功先生赐赠。受书人六兄,俟考。札中所及“长公相”,即长龄(1758-1838),字懋亭,萨尔图克氏,蒙古正白旗人。曾任扬威将军平定张格尔叛乱,回京途中,受到道光帝礼遇。《懋亭自定年谱》(《长龄年谱》)卷三载:“(道光八年)六月初二日,奉上谕:扬威将军、大学士公长龄于初六日行抵良乡,已派王大臣迎劳、赐茶酒,并着内务府派膳房章京二员前往颁赏饌筵,以昭优眷。钦此。”^①信中云:“公相于途中,专人前来命于良乡迎候,不必拘于忧服。”即指此事。是知此札作于道光八年七月初一日。

札中“文太宰”,指文孚(?-1841),字秋潭,博尔济吉特氏,满洲镶黄旗人。乾隆四十六年,由监生考授内阁中书,历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著有《秋潭相国诗存》。时任吏部尚书(“太宰”即吏部尚书的别称)。“禧大农”,即禧恩(1784-1852),字仲春,清宗室,满洲正蓝旗人。由侍卫官至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大农”即大司农,为户部尚书的别称。“卢中堂”,即卢荫溥(1760-1839),字南石,山东德州人。乾隆四十六年进士。历官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中堂”为内阁大学士的别称,有时亦指称协办大学士)。“奎大、二世兄”,指英和二子奎照(1790-?)、奎耀(1791-?),《清史稿·英和传》载:“子奎照,嘉庆十九年进士,历官至礼部尚书、军机大臣,缘事夺职,复起为左都御史;奎耀,嘉庆十六年进士,官至通政使,后为南河同知。”^②“英中堂”,即英和(1771-1840),字树琴,号煦斋,索绰络氏,满洲正白旗人。乾隆五十八年进士。嘉庆年间累迁内阁学士,授礼部侍郎。道光时,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著有《恩福堂诗抄》、《恩福堂笔记》。曾任徐松嘉庆五年乡试、嘉庆十年会试考官,与松有师生之谊。“湘浦先生”,即松筠(1752-1835),字湘浦,玛拉特氏,蒙古正蓝旗人。乾隆年间从翻译生员升至军机大臣,后历任驻藏大臣、陕甘总督、伊犁将军等职,以都统衔休致。著有《绥服纪略图诗》,并在徐松遣戍伊犁时期,委托其纂修《伊犁总统事略》(《新疆识略》),与松交谊甚深。时任礼部尚书。“范川”,指陈鸿墀,参上《与伯昂书》注。俟待考。

十、再与六兄书

七月间奉到惠函,就稔六兄大人动履康和,阖门清吉,甚以为慰。九月中京兆榜发,大侄得登贤书,弟与兆大兄皆喜极欲狂。想河南早已得题名录矣。六兄曾言:有称年伯者,此生即属无憾。今得年侄一千余人,明岁大侄联登,又可得数百人。六兄大人一生耿直,而潦倒奔波,至垂老之年犹藉笔耕糊口,可谓屈抑之至。孰知冥冥之中自有不爽者在,不昌于身而昌于

①长龄编、桂轮续编:《懋亭自定年谱》,《北京图书馆藏年谱珍本丛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121册,影印道光二十一年刻本,第445页。

②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363,中华书局,1977年,第11412页。

子孙，天之报答善人，固应如是。榜后适因御史参奏乱号，特旨覆试，大侄亦平稳完场，可以无虑。

大侄以六兄大人暨六嫂大人今年大庆，急归称觴。显扬之诚，实为可敬。大侄属弟撰寿文。窃意知我兄者莫如弟，故不敢以不文辞，直抒所知，作为屏幛。想六兄大人阅之，庶可开颜畅饮一杯矣。惟欲大侄明年能入词林，迎六兄大人来京就养，弟当为平原十日之饮，虽烂醉亦不辞也。谨呈微物四包，用将芹意。又针黹四包，系小妾奉献六嫂大人者，均交大侄带上。兆大兄因家用过大，竟至十分窘迫，知六兄大人双寿，无可将意，特奉八金，属弟转交大侄并令弟代白抱愧之忱。诸惟照督。不尽之言，大侄自能详之，琐琐不赘。即贺大喜，顺请

六兄大人尊安暨六嫂大人闾福。愚弟徐松顿首。

家生慈命笔敬贺不另。

二侄暨阖宅均道贺。

按，此信手迹与上札同见于2001年春季嘉德拍卖会，亦承启功先生赐赠。此札内容与上札前后连接，当作于道光八年九月受书人六兄之子中举（札中云“登贤书”）以后，参上札注。

十一、与芸皋书（图见封二）

两次以蔬酌奉报清话，皆未获如愿。日内正拟走谒，适承画妙墨，欣喜不可言敬，当什袭藏之。至绋袍之赠，尤属厚谊，未敢自外。谨对使拜领，容再趋谢也。《新疆识略》武英殿现未刷印，购得定行寄呈。

顺请

芸皋大兄大人升安。愚弟期徐松顿首。

璧侍谦

拙刻《新疆赋》先行附呈。

按，此函见于上海图书馆藏《清代各家书札》第二十二册（编号0110-22-23）。原册页函前有徐松小传。许全胜先生赐示。

受书人“芸皋”，即周凯（1779-1837），原名恺，字营造、仲礼，号芸皋，浙江富阳人，嘉庆十六年（1811）进士，授编修，累官至湖北按察使。著有《内自讼斋集》等。按，徐松《新疆赋》刻于道光四年。据《芸皋先生自纂年谱》（《周凯年谱》）记载：周凯道光四年以后在京师时间为道光十年四月二十二日至七月二十三日^①，是书当作于其时。称“期”者，或以道光八年叔父立朝辞世居丧。

^①周凯编：《芸皋先生自纂年谱》，《北京图书馆藏年谱珍本丛刊》，第136册，影印道光二十年刻本，第71-94页。

十二、与长龄书

前者蜩旌荣发，趋送稍迟，瞻望行尘，徒深驰结。比维老夫子大人福星载路，重寄安边，作万里之干城，膺九重之殊眷。想下车之后，壁垒皆新，翘溯铃辕，定如臆颂。松因老亲多病，未能负笈以从。每忆旧游，恍在心目。松于谪戍时曾作《新疆赋》二篇，述彼中风土，回京后有友人为之付梓，谨呈上一册，以备采览。都中秋暑甚长，八月下旬犹可衣葛。福乐斋因其世兄痘殇，痛心过甚，至于殒生，深为可惜也。肃此具启，恭请钧安。伏惟澄鉴不戢。受业制徐松谨启

老夫子大人钧座。

按，此札收录于南京图书馆藏《清代名人尺牍》（编号120119）。曹红军先生录文寄下。受书人当系长龄（参上《与六兄书》）。据《懋亭自定年谱》记载：道光十年秋，以浩罕人卡侵扰，长龄出任扬威将军兼钦差大臣，三赴回疆^①。据札中所记，长龄行前邀徐松同行而未果；又云：“都中秋暑甚长，八月下旬犹可衣葛。”是此札当作于道光十年八月下旬之后。

札中所及《新疆赋》，系徐松嘉庆年间遣戍西域期间所作，道光四年刻于京师。福乐斋，即福勒洪阿（？-1829），字乐斋，满洲正黄旗人。嘉庆年间，曾先后出任伊犁索伦营领队大臣、叶尔羌帮办大臣，与长龄、徐松在西域多有交往。后官至理藩院左侍郎。《清国史嘉业堂钞本》本传载其卒于道光九年八月^②。

十三、与陈奂书（图见封二）

久不奉书，神交彼此惓惓。每从定盦处询近履。迩日晤曹柳桥，问起居益详，甚慰远怀。柳桥来京师，特造访吴伯盦、陈东之，以此二君者，为同党中小学之冠。及见伯盦先生所为《释文注》，以为大有益于尊著，言仁兄为小学，必不可不识此二君，欲归而劝驾。果如所言，弟何幸之深哉！春风得意，翘首行旌，谅必有以慰輶饥之思。近状询柳桥可悉。匆匆不及其他。伏惟珍重，不宣。愚弟徐松顿首。

按，此函见于上海图书馆藏清人手札（编号1150-6-105）。许全胜先生赐示。札中所称“定盦”，即龚自珍（1792-1841），字璦人，号定盦等。浙江仁和（今杭州）人。道光年间与徐松同在内阁中书任。“曹柳桥”，即曹籀（1800-？），又名金籀，字葛民，号石屋、柳桥等，浙江仁和（今杭州）人。诸生。著有《籀书》、《蝉蜕集》、《古文原始》等。“吴伯盦”，即吴鼎臣（1755-？），字伯盦，直隶临榆人，嘉庆四年进士。“陈东之”，即陈潮（1801-1835），字宗海，别字东之，江苏泰兴人，道光十一年举人，入都应会试，馆于徐松家。以上二人，均工于经学、

①《懋亭自定年谱》，第457页。

②《清国史嘉业堂钞本》，第7册，第632页。

小学。据《龚自珍年谱考略》记载,曹箴在道光年间,仅于道光十一年入京,并在龚自珍处留住一月,即归杭州^①。故可知此札当作于是年。

原札受书人未具名。据与徐松交往人物考证,当系陈奂(1786-1863)。奂字倬云,号硕甫,晚号南园老人,江苏长洲(今苏州)人。少师事段玉裁,嘉庆二十三年入都数载,获交京师名士如徐松等。道光二年归,主杭州汪氏振绮堂凡二十年,以校刊群籍为生。著有《诗毛氏传疏》、《诗语助义》、《诗友渊源记》等。《大兴徐侍御同人书札》中有陈奂《致徐松书》云:“星伯先生执事。轶南轨北,莫亲芝颜。瞻望高山,徒深敬仰。”可见二人南北分隔而互增思慕之情。据《龚自珍年谱考略》:道光三年陈奂初到杭州,馆龚自珍家,课其二子;道光四年,又因龚自珍而结交曹柳桥^②。龚自珍于道光六年春入京,故此札云“每从定盒处询近履”;及道光十一年曹箴到京,遂得“迩日晤曹柳桥,问起居益详”。其受书人为陈奂,略无扞格。

十四、与小汀书

前后共收到《学津讨原》二十四函,俟阅毕,即行奉缴。此复,顺候小汀世台大人时绥。世弟制徐松顿首。

贵大人。 十月廿三日。

按,此函见于上海图书馆藏清人手札(编号4995-49)。许全胜先生赐示。受书人“小汀”,即全庆(?-1882),字小汀,叶赫纳喇氏,满洲正白旗人。道光九年进士。曾官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偕林则徐往勘南疆垦荒地。后以体仁阁大学士致仕。其父那清安(?-1834),字竹汀,嘉庆十年徐松同年进士,故札中以“世弟”谦称;称“制”者,或以道光八年嫡母、道光十二年父之辞世居丧。故是札当作于道光十年前后数年间。

十五、与小米书

久不奉书,思与时积。比维仁兄大人动定多佳,撰述日富。迩来知好中有志纂辑,卒为饥驱所废,不知凡几。独仁兄坐拥百城,超出尘网。读书有福,惟阁下足当之矣。刘燕亭意欲有所论述,未识趣向何似,近尝与之相闻否?闻杭董浦先生所治《金史》,已有得其传本付梓者。是否有之,祈便中见示。

都中绝少异闻,惟近日许珊林偶窥《永乐大典》狱字韵,即得宋元人判一种,现拟刊行,甚可喜也。弟有旧钞足卷《华严经音义》,失而复得,因怱怱家廉峰付之剞劂,刷印粗毕,附呈一帙,以备清赏。即希鉴入。顺请箸安。百不尽一。

小米仁兄大人阁下。愚弟徐松顿首。

^①樊克政著:《龚自珍年谱考略》,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346-347页。

^②《龚自珍年谱考略》,第254页。

按,此函首见于《中国嘉德 95 秋季拍卖会·古籍善本目录》(1995 年 10 月 7 日)著录,NO.68 注云:“潘祖荫、曾国荃等《同光名人书札》,清同治光绪年间,1 册 29 开,纸本,钐印:叶农平生鉴赏、曾藏丁辅之处。(钐印)内收潘祖荫、崇厚、朱之榛、徐松等十一位道光至光绪名家书札。此册为丁辅之家旧藏。”按,徐松卒于道光二十八年,其云“同治光绪年间”,误;又“叶农平生鉴赏”当为“药农平生真赏”之误。承收藏者李经国先生复印赐示。

受书人“小米”,即汪远孙(1793-1836),字久也,号小米,钱塘(今杭州)人。“刘燕亭”,即刘喜海(1793-1852),字燕庭,一作燕亭,山东诸城人。“杭堇浦”,即杭世骏(1698-1773),字大宗,号堇浦,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所治金史,有《金史补阙》四十卷,仅有稿本、清抄本传世^①。“许珊林”,即许桂林(1787-1862),字叔夏,号珊林,浙江海宁人。道光十三年进士。历官至山东平度知州。有《古均阁遗著》行世。“家廉峰”,指徐宝善(1790-1838),字廉峰,号壶园,歙县人。嘉庆二十五年进士,官御史。著有《壶圆集》。“《华严经音义》”,缪荃孙《云自在龕随笔》卷四载:“《华严经音义》二卷,徐星伯先生藏北藏本,陈东之校定,属徐远峰刻之。”其上有徐松道光六年题跋^②。

汪远孙覆函,见《大兴徐氏同人书札》。其言“刘燕庭近刻《苍玉洞题名》一种”,乃刘喜海于道光十三年出守临汀,在城东苍玉洞拓得宋人题名三十七种,于道光十四年汇为《苍玉洞宋人题名石刻》一卷刊行;又言“沈子敦书来,言及先生近撰”云云,当系沈垚进京并与徐松往来之后事。据沈垚《与许海樵书》,则垚于道光十五年三月进京,七月后入寓徐松家,为校订书稿^③。故覆函当作于道光十五年。又言“八月之朔,辱荷惠函”,则徐松原札当作于道光十五年七月或之前。

十六、与张澍书

二月下旬捧读手翰,敬悉介侯老前辈大人兴居清吉,著述日增,式符颂私。寄示《西夏姓氏录》,展卷细绎,欢喜无量。第西夏之书,无一存者,蒐辑颇不为易。侍读《旧唐书》,载羌姓有细封氏、费听氏、颇超氏、野辞氏、房当氏、米禽氏、破丑氏,此其最古者。宋之李显忠,羌人也,其行状载曾祖母野氏,当亦羌姓。均宜补入。至文字异同,如叶里疑即耶律,把里疑即把利,只应增注,以省重出。又唐兀乌密氏,元灭夏后,称其人为唐兀,载于《辍耕录》所记色目三十一一种中,乌密即於弥,不得以唐兀乌密为氏也。西夏之俗,以旧羌为蕃、河西陷没人为汉。将来成书时,或以蕃汉区分较为

①杭世骏:《金史补阙》四十卷,仅有稿本、清抄本传世,参王绍曾主编:《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中华书局,2000 年,第 258 页。

②缪荃孙著,孙安邦点校:《云自在龕随笔》,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 年,第 218 页。

③沈垚:《落帆楼文集》卷九,文物出版社,1992 年影印嘉业堂本,3b-4b。

明晰。惟有仕于元，史传明著为唐兀人而无姓可纪，如察罕、暗伯、朵罗台、星吉、拜延、野仙、普化、买住、伯颜、丑间、明安达耳、塔不台、琰赤、重福、哈石、霸都儿、完者、不花、昂吉之类，当何叙述，尚希明以教我。兹录出副帙，特将原稿奉还。顺请

著安。不胜悽悽。

侍生功徐松顿首

介侯老前辈大人阁下。

按，此函为田家英小莽苍苍馆旧藏，今归中国国家博物馆。陈烈先生赐示照片。受书人“介侯”，即张澍（1781-1847），字时霖，号介侯。嘉庆四年进士。历任贵州、四川、江西等地知县，署江西临江通判，后主讲兰州，晚年居西安，以著述为生。著有《养素堂文集》、《黔中纪闻》等，自刻有《二酉堂丛书》。函中自称“功”者，以有丧服（大、小功服）在身之谓；而“侍生”之称，则多为地方官对本土绅士的谦称，是知此函作于徐松任职陕西期间（道光二十三年至二十七年间）。又据冯国瑞编《张介侯先生年谱》（《张澍年谱》）记载：张澍自道光十二年后定居西安，道光十八年，其《姓氏五书》成，其二即《辽金元三史姓录附西夏》^①。

张澍与徐松在陕西的交往，有徐松门人周腾虎《怀旧诗二十四首》之十六前小序可证：“徐君星伯松，大兴人，乙丑进士。癸卯（道光二十三年，1843）余侍先君于京师，始得识先生。后先生官榆林知府，见余为李云生太守所为传奇序文，叹赏深至。先生弃官归，谓余曰：‘关中宿学，惟张介侯可谈。’始得事张先生也。后先生复之官榆林，旋即病归。无几，歿。”^②此函的发现，更确证了张、徐二人间的交谊，以及徐松对西夏史的精熟程度。时人韩泰华《无事为福斋随笔》云：“徐星伯太守松著《西夏书》，将次成就而歿。曾见一册，较吴氏《西夏纪事》远胜。”^③不为无据。

作者工作单位：朱玉麟 新疆师范大学中文系暨西域文史研究中心
魏春艳 四川师范大学法学院

①冯国瑞：《张介侯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年谱珍本丛刊》，第137册，第131-230页。

②周腾虎：《怀旧诗二十四首》，《餐芍华馆诗集》卷五，光绪癸巳（十九年，1893）聚珍版印本。

③韩泰华：《无事为福斋随笔》上卷，《续修四库全书》，第1181册，第11页。

兩次以蘇酌奉報
清話皆未獲如欲日內再擬走過通承
直如墨似喜不可不敬嘗什張藏之玉
綿袍之贈尤屬
厚雅未敢自外謹對及好領客再超謝也新
疆識賊武英殿現未刷印購自定日寄呈以請
芸皋大兄大人升安 五弟期徐松款
待謹 杜劉彭疆贈先行附呈

文見第 166 页

今日文思何其苦也 弟并未作文雖文思亦我
何哉明日願鳳書二先生欲往候
兄乞弗他出 尊處五禮通考杜詩批本望
付不一閱謹此上不宜
伯昂大兄大人松澄奉狀 廿日燈下
範川玉合不來此怪事

文見第 158 页

久不奉書
神交彼此悽、每從定盒處詢
近履迹日晤曹柳橋問
起居益詳甚慰遠懷柳橋來京師特造
訪吳伯盍陳東之以此二君者為同鄰中心
學之冠及見伯盍先生所為擇文注以乃
大有益於

文見第 167 页

尊著言
仁兄為小學必不可不識此二君者歸而為
駕果如所言弟何幸之深哉春風得意翹
首行旌諒必有以
慰朝飢之思近狀詢柳橋可悉矣、不反其
他伏惟
珍重不宣 愚弟徐松頓首